

灵魂，别无所求

□丁丽君

没想到,时隔多年,再见倪老师时,他清瘦了很多,一条腿走起路来也一拐一拐的。当年风流倜傥的老师……做学生的心疼,问他,他说:没事,就是摔了一跤。不敢多问。随后,更没想到的是,脚走不便的倪老师,居然可以把车开得那么四平八稳!难怪他说,幸好摔的是左脚。那天,他载着宗老师,往茶楼外的另一条岔道上去了。我伫立在后目送久。也就那么一会儿,眼前没了车子的踪影。

再再再见倪老师时,我总会说,这个我去,那个我来。或者,您当心点,您要小心点。更或者,您有什么需要学生做,来电话。可倪老师每次电话或者消息,总不过是,一起喝茶聊聊吧,还有谁谁谁。

都是些志同道合的老文友。倪老师常将我介绍给他们的。一句话是:说起来,小丁倒是我真正的学生咧!说是呢。早在八十年代我求学于上海第二幼儿教师范时,倪

辉祥老师就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,兼教我们班儿童文学。在他当年众多的学生中,我也算是有着些许文学梦的一个。那一次,他请来了知名作家王小鹰来给我们兴趣小组讲课。当时我们学校刚成立两个文学兴趣小组,我是第一组的组长。我想,能请得动王小鹰来,倪老师必定也很厉害。两年幼师生活两度暑假,我给倪老师写了两封信,表示我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老师的敬仰。老师回信说有志者事竟成,要我坚持下去。老师还说:逆境更能磨砺人的意志……搞创作,除了掌握熟练的写作技巧外,还必须要

有扎实的生活底子。他希望我平时多观察生活,多注意周围的人和事,“集中心思排除一切干扰……胜利只能是属于有非凡毅力的人!”老师的话,意味深长。可惜的是,我一路上工作岗位,就由于各种原因很少读书写作,更与倪辉祥老师失去了联络。沧海桑田二十几载,重拾文

学梦后,我才知道倪老师已经辞职下海许多年,但是,尽管商场如战场,倪老师他从未将文学创作置于一旁,而是——且更是,他以商场为创作的资源储备场,用写作来给生命趣味做更好的勾兑,让本就恣意飞扬的灵魂,兼有一片相对宁静的天空,藉此,在不间断的创作中,拥有人生更多的收获。一直到现在,倪老师都很少放弃每天两小时的写作,就像他自己说的:退休了,生意都交给儿子打理了,不写点东西,还能去干什么呢?

是啊,我的老师对文学写作的挚爱,早已深入骨髓难以剔除。年近70的人生历练和勤耕不辍,倪辉祥老师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写作经验,也结出了累累硕果,陆陆续续出版了十六本书。有散文,当然也有小说。其中名为《金浦三部曲》的长篇小说,更是凝聚着老师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和期待,而最近出版的《七彩情缘》,又是老师在文学写作路上的再次出发。俗话说,人非草木,孰能无

情。听,芦花惟有白,柳絮可能温。再听,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何止草木有情,其实,花鸟更有情。不然,张潮的《幽梦影》中怎么会有那句,“风流自赏,只容花鸟趋陪”?不然,《春望》中,杜工部怎么会有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?虽是前贤以情移物,冥冥之中也是有人与物的通感在。一个“情”字,从某种意义上说,涵盖了人对天地精华的遇见、认识和利用。再者,情趣情趣,情字当先。也是惟有情,我们才活得有趣乃至更有趣。而老师这本《七彩情缘》中的七个故事,一故事一色彩,七个故事仿若七色彩虹,以“情”字贯穿,婉转迂回一波三折,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浦东人婚恋观发生的深刻变化,其跌宕起伏趣味横生,读之不仅叫人赞叹,更是发人深省。尤其令人不忍释卷的是,倪辉祥老师在小说里娴熟运用的乡土语言,让我这个生在浦东农村长在浦东农村,一辈子浸淫在浓浓乡愁里的浦东女子,每当开卷细读,总像是在品尝着

自己家乡的特色菜,倍觉温暖和亲切。那些类似于“穷得一刮两响”“千凶万凶不理你最凶”“熬辛吃苦”“打扮得山青水绿”“倒赔两只臭咸蛋”等等鲜活浓郁的乡土语言,加上老师游刃有余的情节设计,以及活灵活现的细节描述,凝聚成读者可以亲临现场般参与其中的舞台,感同身受各色人物的纷至沓来、错综穿梭以及各领风骚,那样的精彩纷呈,那样的情趣盎然,实在叫人流连忘返一读再读。

时光荏苒,每每与老师们一起喝茶聊天,总会听他们慨叹岁月如梭。如今,倪老师已鬓染白霜,不复那时的风采,纵然作为学生的我,也是青春已逝韶华难再。但品茗谈笑间,不管是我,还是我的老师们,我们每个人追梦的激情还在,我们灵魂的韶华还在。我们都爱我们的文学梦,因为,落落余生,我们已别无所求。记得一九二七年生的木心,一九八六年夏在他的《西班牙三棵树》的序里说:韶华,在辞典里是青春岁月的称谓,我忘掉辞典就是了。

那么,我们也忘掉光阴的流逝罢。以灵魂的名义。

黄橙橙的油菜花

□朱岭

清人陈维崧在《咏菜花》中云:“极目离离,遍地蒙蒙,官桥野塘。正杏腮低亚,添他旖旎;风流甚,映粉红墙低,一片鹅黄。”我见过江西婺源大片满目流金的菜花,也曾赏过江苏兴化的千岛菜花节;然而,我还是念念不忘我插队当年生产队的油菜花,那是梵高最喜爱的金色,也是蜜蜂最贪恋的金色。

记得我当年插队之时,每逢春天来临,先是零星星星、稀稀疏疏的,一转眼,那俏伶伶的油菜花便满田遍野、触目皆是,黄得耀眼,黄得灼人,黄得金光闪烁。那一丛丛、一簇簇的芽蕾,营造了一垄一垄的鲜澄澄、一畦一畦的金灿灿,似海洋里涌出的一座座小金山,又仿佛一条条金黄的地毯,此时仿佛天地间唯有两种色彩:天的无穷蔚蓝与地上的一片金黄,大有“油菜吐芳华,千里尽黄金”之气派。那是春天最爽目的靓丽,是农田最辉煌的一页,是田园诗中最美的段落,照得人耀眼,看得人晃眼。与此同时,也引来了放蜂人的足迹。于是乎,嗡嗡嚶嚶的蜜蜂与油菜花的绚丽多姿,将春天点染得愈加生机盎然、有声有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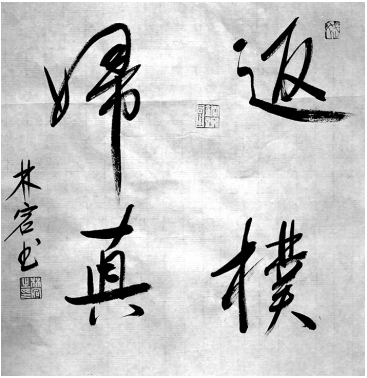
油菜花,由绿色的枝干,撑起一伞热热闹闹的金黄,粲若金盏,一派天然美趣。油菜花初绽时,花苞鼓得胀胀的,呈现出一片橙橙的嫩黄;过了一段时间,显露出一阵亮亮的灿黄;一场春雨过后,泛起一派鲜鲜的鹅黄;太阳一照,那花蕾一个个吐出“舌头”,啪啪啪地爆开了,涌现出一派灿灿的深黄。它开得越绚烂,农民心头亦越灿烂。每逢风起,油菜花一左一右地摇,一前一后地晃,一波一波地起伏,一浪一浪的推进,行云流水般地漾动着,犹如涌动着一阕金色的浪漫曲。油菜花真美,美得勾人魂魄;油菜花真艳,艳得人睁不开眼;油菜花真多,多得令人应接不暇!因此,它们三朵一簇,五朵一枝盛开之时,正是放飞童心之际。一次我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,立即,我的人也似乎变得金黄色了。

油菜花虽然也叫“花”,但似乎似花非花也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

了。提起牡丹,人们会颂它是“国色天香”;提起兰花,人们会说它是“国香”;提起玫瑰,人们会誉它为“爱情之花”;提起梅花,人们会赞它“傲霜”;提起荷花,人们称它是“出污泥而不染”;然而,提起油菜花呢?人们对它又有过怎样的讴歌与赞美呢?正因为它仅仅是庄稼的一种,无法跻身百花的行列,似乎植物界也有严格的“户籍制度”,所以,花园里不见种,花市上不见卖,爱花人不见养,《花卉词典》里不见载。但它似乎不抱怨、不自卑、不和那些高贵的花卉争奇斗艳,而是脚踏实地的站在大田里,用纯朴、刚毅、美丽的姿容,点缀着生它养它的大地,真乃“花到无名分外娇”。

其实,我之所以喜欢油菜花,除却它可以榨油的实用价值外,它的美丽、朴实、自在,全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之气,无需精心栽培,勿用精耕细作,只要你往地里撒上几粒油菜籽,伴随着春风春雨,它就会萌芽、展露、绽放、成熟,从而馨人鼻、沁人脾、夺人目、美人魂,展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,给大地带来一派光彩夺目欣欣向荣的美景。因此,有贤人说花朵是沟通大自然与人的心灵的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。

一滴水流入大海才不会干涸。秆粗茎壮的油菜花也一样,倘若仅仅伶仃的一棵棵、一株株,显得单薄,不成气候,其身姿是柔弱的,其花朵是梳碎的,仿佛难以承受风吹雨打,并不能彰显其一片片大美的气象、一垄垄壮观的浩荡,不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;只有成千上万株开得轰轰烈烈,开得汪洋恣肆,形成这里大片片,那里大块块,才会带来蔚为大观的美景,犹如一块块耀眼的黄金,一方方夺目的金波,才真正凸显其那无与伦比的壮美景象,人们才会情不自禁地要与其合影留念,并且由衷地发出赞美之声了。这就如同夹竹桃一样,也不以形单影只的独花取胜,而是以满目满眼、成片成片的群芳馨香,映入人们的脑海,植入人们的心间。



书法

林宥

初冬杂感6章

□梅森

北风吹乱叶,煮酒复弹琴。新月寒枝宿,霜侵两鬓星。
一夜苍凉后,孤思还素心。浮欢俄顷倦,残菊寄闲庭。

劲草卧阶前,惺忪问渚莲。晚来砧韵急,交响贺开冬。
江南何骤冷?风雪万千船。岁暮江湖远,徐情致碌庸。

拾步东阳里,时间客鸟鸣。梅英飞杳杳,泪去了无踪。
临川遗四梦,无梦一身轻。将息篷庐下,携君梦里逢。

清板无尘

——记海上画家吴耀明

□钟惠娟

民晚报》上连载三个月。

吴耀明入门初学油画,当时70年代初到80年代,没有多少娱乐,电视机稀有,几乎所有的孩子是伴着连环画长大的。连环画市场大,有潜力。为了安生,吴耀明跟着他的老师一画就是几十年。他所崇拜的方增先老先生在一次全国人物画展上看到入选的5000多幅作品中,写意画只有四五张,整个展览,一笔笔画出来的作品几乎没有,完全脱离了中国画基本的写的语言要求。方老为单一、没有活力的、审美浅薄的画坛浑身发凉,伤心至极,乃至流泪。吴耀明深深被老艺术家的言行触动,方增先老画家的大写意是他所崇拜的,也是他向往的。现在海上画坛,大写意的,写实的人物画这块,似乎不多。尤其是连环画出身的他,还喜欢现浙江人物派风格一类的作品,又加早年在八十年初跟着张桂铭老师进修两年,所以他决定开始画国画,人物画。这样他的素描,线条在宣纸上焕发了新的生命力。

知过天命之年的吴耀明,早年画了众多连环画,获得无数奖项。近年来,凭借画连环画的功底,画了大量的人物国画。白天工作,晚上绘画,长年累月积成一头银发。他申请了提早退休,过起近于隐居的生活,几乎不参加沪上画

坛的活动。吴耀明说起这些,轻轻带过,不温不火。扎起长长银发的他,话里飘来一股道仙之风。

绘画的历程如海浪,如山峦,有高有低,低就是为了迎接下一个高峰。在他停笔数年里,笔、墨、纸还是不离身,坚持每天练习书法。书法与绘画是孪生兄弟,无法割舍,题跋是一幅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看到很多画家,因为题跋上的书法不雅,使得作品减分了不少。今年是鸡年,也是他的本命年,他这条泊在岸边数年的船,把自己所缺的这块补上,养精蓄锐,准备独自上船解缆扬帆,向绘画新的彼岸航行。

上海《劳动报》的著名资深美术记者、收藏家梁志伟说:“吴耀明是目前在六十岁以下的新新海派写实国画人物画的代表。”吴耀明为人谦和,没有架子。他常说:“画家凭作品实力说话,真正的功夫在笔墨线条里,会不会画画,懂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。”他完全是不受当今社会上的不良气息所感染,不辜负程老先生的厚望,相信程老在九泉之下也能感知。

据悉,吴耀明将在松江老家设个工作室,松江别称“云间”。工作室名字就是“清板无尘”,云间清板一无尘。期待画家新的探索,带给我们是更为清绝高雅的画作,并给海上画坛增添亮色。